

朱駿聲小學釋《易》析論

邱君奎¹

摘要

朱駿聲（1788-1858）為清代著名文字訓詁學家，學術界對其著作研究，多專注於其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之相關研究，然其經學方面之著作亦頗為豐富，卻乏人問津。觀其《六十四卦經解》一書，「綜核漢、宋以來各家之《易》說」，其釋《易》之法，不偏義理或象數，承襲前人之智慧，開展自己之觀點，實為清代《易》學著作之佳構。其書釋《易》之法多元，或博採群經、或援史以證卦爻經義、或取象數之法，然朱氏專精於文字、音韻訓詁之學，故本文旨在探討其「識字審音」與「由象明義」之釋《易》方式。

關鍵詞：朱駿聲、《六十四卦經解》、識字審音、由象明義、乾嘉《易》學

¹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兼任講師
通訊作者：邱君奎，E-mail: ncyu0305@gmail.com
收稿日期：2018/09/24；接受刊登日期：2019/04/10
DOI:10.6284/NPUSTHSSR.201912_13(4).3

壹、前言

朱駿聲，字豐芑，號允倩，小名慶元，晚年號石隱山人，江蘇元和（今江蘇吳縣）人，為清代著名文字訓詁學家。朱氏自幼天資聰穎，三歲識字，四歲能解四音，便是受到父親自幼啟蒙，於十三歲時，便要求其讀書解經必先通曉「文字源流」，且自幼熟讀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，一讀便通曉，奠定其對文字訓詁研究之基礎。¹ 於十五歲時，進入紫陽書院於錢大昕（1728-1804）門下學習，便受到錢氏大加讚賞「一見奇才」，更云「吾衣鉢之傳將在子矣」，在紫陽書院受業三年，除了對其文字訓詁領域更加精進，在錢大昕的啟蒙下，亦開啟其對經學與史學等領域之探究。

朱駿聲博通經史，於學無所不窺，雖無緣入仕為國家百姓服務，卻因而有時間專力古學著述，著述之領域遍及經訓、詞章、天文曆算與名物訓詁，遍及諸經，如：《尚書今古文證釋》、《逸周書集訓校釋增校》、《詩集傳改錯》、《儀禮經注一隅》、《大戴禮校正》、《春秋三家異文覈》等。其中最早受到學界關注為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一書，故學者對於朱氏相關著作之研究，亦多關注於此書。然其《易》學之著述亦頗豐，如：《周易匯通》八卷（一名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）；《易鄭氏爻辰廣義》二卷；《易經互卦卮言》一卷；《易章句異同》一卷；《易消息升降圖》二卷；《學易札記》四卷等，其中又以《周易匯通》八卷（一名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）傳世而知名於學界。² 觀於朱駿聲作《易》之要旨，據其孫朱師轍（1878-1969）序云：

綜核漢、宋以來各家之《易》說，而評論其短長，附見於注中。訓詁必窮其原，廣引古籍蘊義，歷史事實，以證明人事。又《易》之異同，咸為臚列，而判其得失。其於之卦變化、互卦文義相通者，言之尤詳。³

朱駿聲受到師友與學術環境之影響，注《易》以漢《易》為主，卻不泥古，如釋《易》善用互卦錯綜、爻辰曆算，歸納分析諸卦爻之間關聯，以明《易》理，卻又不陷於漢末陰陽災異讖緯之學。又，朱氏雖身處漢《易》獨幟，反對宋學之時代，卻能不偏執一方之言，而能「綜核漢、宋以來各家之《易》說」，歸納漢、宋學的差異，取其優而汰其劣。其次，未免釋《易》流於空疏，不足闡明易道幽微之效，故徵引史事，解釋諸卦爻辭，並旁徵「古今占《易》徵驗」，使《易》

¹ 清·朱駿聲：《索引本說文通訓定聲》（臺北：京華書局，1970年10月），頁115。

² 由於作者生前未及出版，僅於書後有其孫朱師轍之跋，寫於1953年，書稿存於浙江省圖書館，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以影印編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經部出版，又現行通行本，據賴貴三先生統計共計有七種。關於《六十四卦經解》之體例，全書共八卷，卷首有〈易例發揮〉與〈近時說易家〉之序二篇。據其孫朱師轍之跋所言，〈易例發揮〉乃朱氏隨手記其心得卅餘條，多說易例，學者得此一篇，可以無需旁求，已可得其奧要矣。

³ 參見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3月），頁284。

理愈顯而可據。此書誠為清代《易》學之佳構，然目前對朱氏的易學探討之相關著作寥寥可數，如汪學群《清代中期易學》⁴、羅卓文〈朱駿聲及其《六十四卦經解》述要〉⁵與劉一奇〈論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的治易特色〉⁶等，其研究內容大多析論《六十四卦經解》之治易特色，如象數之法、援史證《易》與天文曆算，對於朱駿聲輔以小學以釋《易》之內容，尚待進一步的深入探討，極具研究價值，故本文試圖從「識字審音」與「由象明義」等二面向，扼要敘述之。

貳、易學淵源之漢《易》傳承

朱駿聲之易學淵源，由於在其著作中並無所見，其孫師轍於《六十四卦經解》所提之跋亦未明言。然朱氏自少時便師從樸學大師錢大昕，並深獲其賞識，自然其學術思想及治《易》方式應受其影響頗深，近儒劉承幹（1881-1963）於《傳經室文集》序中，開頭便明言「元和朱豐芑先生曾及錢竹汀之門，經術甚深」，⁷鍾哲宇則認為錢大昕主紫陽書院講席，朱駿聲受業門下，值錢氏晚年之時，故朱駿聲不獲久侍，但錢氏已為朱氏學術之啟發者，蓋所謂學術淵源之所在。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引用錢大昕之說，必以尊稱，如「錢竹汀師」、「錢辛楣師」、「錢宮詹」，⁸觀《六十四卦經解》之內容，朱氏引其師之言，亦稱「錢竹汀師曰」。又，錢大昕精通經學、史學、天文、歷算、訓詁與金石，朱氏所精通之處恰如其師之長，正如鍾氏所言「錢氏已為朱氏學術之啟發者，蓋所謂學術淵源之所在」。

關於錢大昕之學術淵源，除了家學根底深厚，根據近人王紀錄《錢大昕的史學思想》所說：

錢大昕的思想與學術淵源是多方面的，宋代諸學者、清初顧炎武、浙東學派以及戴震等都對錢大昕有影響。錢大昕吸收宋代學者王應麟、洪邁等人考證議論相結合的治學方法，繼承顧炎武的通儒風格與實學精神，並加以改造，形成自己的獨特治學風格。……錢大昕與戴震交往亦是相當密切，嘆其「學精博」，戴震治學與惠棟不同，「求是」而不泥古，「實事求是，不偏主一家」，錢、戴在這一點所見略同。⁹

⁴ 汪學群：《清代中期易學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189-201。

⁵ 羅卓文：〈朱駿聲及其《六十四卦經解》述要〉，《通識教育學報》第14期（2008年12月），頁33-61。

⁶ 劉一奇：〈論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的治易特色〉，《綏化學院學報》第36卷第12期（2016年12月），頁102-105。

⁷ 清·朱駿聲：《傳經室文集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9年1月），頁643。劉承幹（1881-1963），字貞一，號翰怡、求恕居士，晚年自稱嘉業老人，浙江省吳興縣南潯鎮人，曾傾鉅資建造嘉業堂藏書樓，藏書、刻書、聚書60萬卷、20萬冊，為近代著名的藏書家與刻書家。

⁸ 鍾哲宇：〈清代至近代《說文》學之轉向：論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學術地位之變化〉，《東吳中文學報》第30期（2015年11月），頁275。

⁹ 王紀錄：《錢大昕的史學思想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4年12月），頁58-64。

皮錫瑞（1850-1908）在《經學歷史》云：「國朝經凡三變，國初，漢學方萌芽，皆以宋學為根柢，不分門戶，各取所長，是為漢、宋兼采之學。乾隆以後，許、鄭之學大明，治宋學者已尠。說經皆主實證，不空談義理，是為專門漢學。」¹⁰ 錢大昕與朱駿聲皆身處於學術漢宋壁壘分明之時，且身為漢學大師惠棟（1697-1758）之弟子與再傳弟子，卻能夠不受「凡古必真，凡漢必好」之影響。或許一方面是錢大昕博學多聞，兼采眾家所學之長，一方面廣交學術同好益友之影響，如與戴震（1724-1777）切磋學問，於「實事求是，不偏主一家」，此點所見略同，故錢穆先生讚曰：「竊意在當時，漢宋門戶意氣已一時坳起，竹汀孤懷獨抱，明照炯然，既不願與時人競肆辯詰，亦不願為古人一一分疏，誠所謂省得氣力，脫灑磊落。」¹¹ 錢氏此治學態度亦影響朱氏，故其孫云：「綜核漢、宋以來各家之《易》說」。

其次，朱駿聲之易學淵源，觀《六十四卦經解》一書，除源於其師錢大昕與宋學大儒程伊川（1033-1107）等人，延續傳統以義理解釋卦爻辭之意，觀其著述體例，朱氏顯然受到唐代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之影響，其於各卦之前，皆列舉〈繫辭傳〉、〈序卦傳〉與〈雜卦傳〉中與該卦相關之文字。關於乾嘉學者對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一書之研究成果，據賴貴三先生於〈乾嘉學者《易》學研究的貢獻與檢討〉一文中，「經部·易類—輯校、補跋易著」部分，分別列舉乾嘉學者輯校、補跋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共有七位學者輯校之版本。¹² 賴氏認為清康、雍、乾、嘉四朝，由於推行文化高壓政策，其後文字獄陰影，壟罩士林學界，志學俊彥轉而注重、講究文字訓詁與文獻考證，型塑成已經學考證為中心的漢學。而漢學是宋學的反動與回歸，以尊重、發揚漢儒解經的傳統，期望恢復聖賢的本來面目。¹³ 李氏《周易集解》博采漢、魏、晉、唐時期，焦贛、京房、荀爽、虞翻等人之《易》說，使瀕臨失傳之漢魏諸家《易》說得以保存至今，成為研究漢代易學的彌足珍貴的資料。由此可知，清代漢學復興，《周易集解》遂成為學者們瞭解漢代《易》學之橋樑。清代《易》學大家李道平（1788-1844）曾云：

¹⁰ 清·皮錫瑞：《經學歷史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3年9月），頁341。

¹¹ 錢穆：〈錢竹汀學述〉，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0年3月），頁249。

¹² (1) 吳騫、陳鱣、黃丕烈（1763~1825）批校並跋唐·李鼎祚撰《周易集解》17卷，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（浙江省博物館藏）。(2) 惠士奇、惠棟批注唐·李鼎祚撰《周易集解》17卷，清·乾隆二十一年盧見曾刻《雅雨堂叢書》本（北京圖書館藏）。(3) 潘世璜（1764~？）錄、惠棟批校唐·李鼎祚撰《周易集解》17卷、唐·陸德明撰《周易音義》1卷，清·乾隆二十一年盧見曾刻《雅雨堂叢書》本（上海圖書館藏）。(4) 朱彬（1753~1834）批校唐·李鼎祚撰《周易集解》17卷、唐·陸德明撰《周易音義》1卷，清·乾隆二十一年盧見曾刻《雅雨堂叢書》本（山東省博物館藏）。(5) 韓應陛（？~1860）校跋並錄孫堂校唐·李鼎祚撰《周易集解》17卷、唐·陸德明撰《周易音義》1卷，清乾隆二十一年盧見曾刻《雅雨堂叢書》本（北京圖書館藏）。(6) 潘介祉錄惠棟校唐·李鼎祚撰《周易集解》17卷，清·嘉慶二十三年周氏枕經樓刻本（上海圖書館藏）。(7) 管庭芬校唐·李鼎祚撰《周易集解》17卷，清·嘉慶二十三年周氏枕經樓刻本（上海圖書館藏）。參見賴貴三：〈乾嘉學者易學研究的貢獻與討論〉，《易學思想與時代易學論文集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7年11月），頁553。

¹³ 參見賴貴三：〈乾嘉學者易學研究的貢獻與討論〉，頁544。

梓州李君鼎祚恐逸象就湮，乘其時古訓未散，取子夏以下三十餘家，成《集解》一書，表章漢學。俾古人象數之說，得以綿延，至今弗絕。¹⁴

朱駿聲與其師錢氏治《易》，皆宗於漢學，而乾嘉漢學《易》家中，又以惠棟之學為代表，據皮錫瑞所言：「國朝經師，能紹承漢學者，有二事。一曰傳家法，如惠氏祖孫父子，江、戴、段師弟，無論矣。惠棟弟子有余蕭客、江聲。……王鳴盛、錢大昕皆嘗執經於惠棟。」¹⁵錢大昕自己也曾說過：「予弱冠時，謁先生於泮環巷宅，與論《易》義，更僕不倦，蓋謬以予為可與道古者。忽忽卅餘載，楹書猶在，而典型日遠，綴名簡末，感慨係之。」¹⁶可見惠棟對錢大昕的諄諄教誨之用心，而錢大昕自言這一影響雖經卅餘載，仍銘記於心。

乾嘉時期考據興起，學者治學皆重視小學，並廣泛運用於探究學問上，故惠棟治學堅守「經之義存乎訓，識字審音，乃知其意。是故古訓不可改也，經師不可廢也。」¹⁷觀其《周易述》之釋《易》方式，如解釋「乾元亨利貞」，便從「識字審音」入手，且援引《說文》、《爾雅》做補充，其云：

乾：元、亨、利、貞。

注：元、始，亨、通，利、和，貞、正也。乾初為道本，故曰元。……元始，亨通，利和，貞正，《子夏》義也。元始，《（爾雅）釋詁》文，亨者，乾坤交也。乾天坤地，天地交為泰。……何休注《公羊》曰：「元者，氣也，天地之始。」故《傳》曰：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元從一，故春秋一年稱元年。」《說文》又曰：「唯初大始，道立於一。造分天地，化生萬物。」¹⁸

師承惠棟與錢大昕治經之法，觀朱氏《六十四卦經解》一書，其釋各卦爻辭，便是遵從「識字審音」以訓其義，且廣泛援引《說文解字》、《廣運》、《玉篇》、《爾雅》與《經典釋文》等書，作為補充說明。如釋〈睽〉卦辭「睽，小事吉」曰：

¹⁴ 李道平（1788-1844 年），字遵王，號遠山，又稱員上先生，湖北省安陸縣人。李氏一生潛心研究《周易》，尤推崇象數易學，撰有《四書時文錄》、《理學正傳》、《易筮遺佔》和《周易集解纂疏》等著作。陳睿宏先生認為，有清一代，尤其是乾嘉時期，高舉漢學旗幟，還原漢《易》本色，《周易集解》成為重要的材料。在新一波漢《易》的重返風潮中，最能代表《周易集解》的承啟之功者，則是李道平的《周易集解纂疏》。後人研究《周易集解》，參準於李氏《纂疏》，則漢說之不明，每可迎刃而解，殊多便利，不可言喻。參見 陳睿宏：〈李道平《周易集解纂疏》的爻位「當」、「應」觀析論〉，《政大中文學報》第 12 期（2009 年 12 月），頁 123-124。

¹⁵ 清·皮錫瑞：《經學歷史》，頁 320。

¹⁶ 見清·錢大昕：〈古文尚書考序〉，《潛研堂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 年），頁 215。

¹⁷ 參見清·惠棟：〈九經古義述首〉，《松崖文鈔》，收錄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1427 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頁 269。

¹⁸ 參見清·惠棟：《周易述》卷 1（天津：古籍書店，1989 年 11 月），頁 1。

睽當作睽，从耳从癸，耳不相聽也，故為違隔乖離之義。天地異位，男女異性，萬物異形。今本《說文》，耳部脫此字，移其注於目部，云：「目不相聽也」。而通志堂本又改《釋文》所引《說文》為「目不相視」，尤譌中之譌。按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睽字皆引《說文》「耳不相聽」，睽字則引《說文》「目少睛也」。《廣蒼》亦云：「睽，目少睛」。是今本《說文》目部注誤，耳部注脫。¹⁹

許慎《說文》之分析，固然是後世學者考釋諸字的論證基礎，然而從朱氏釋「睽」字，即可看出其對《說文》所訓之義，未必全盤接受，亦許是今本《說文》傳抄有誤，故直指後儒誤引之「譌中之譌」。不過，朱氏於釋各卦爻辭，大抵還是廣泛引用《說文》之義，除此之外，觀《六十四卦經解》全書，朱氏多次援引王念孫（174-1832）與王引之（1766-1834）父子之說，兩人皆是乾嘉時期著名的語言學家，提出「訓詁之旨，存乎聲音」，清儒阮元在《經義述聞》序中寫道：

《經義述聞》一書，凡古儒所誤解者，無不旁徵曲論，而得其本義之所在，使古聖賢見之，必解頤曰：「吾言固如是，數千年誤解之，今得明矣。」²⁰

王氏父子對於經義之考證，無不旁徵博引，詳加審定，以茲窮究經典本義。梁啟超（1873-1929）在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一書中，亦稱讚「王石曜、伯申父子，為清學第一流大師，人人共知，在校勘訓詁方面，許多難讀或前人誤解的文句，讀了他便渙然冰釋。」²¹故朱氏訓詁各卦爻之辭，多參酌引用二人之說，引王念孫 7 次，王引之則多達 35 例，然並非完全認同二人之說，其中亦有觀點不同之處，於下文茲舉數例朱駿聲援引王氏父子所訓之說。

參、「識字審音」之釋《易》方式

明清之際，批判心學空疏學風掀起，反對宋明學者重義理，輕訓詁考證，不以典籍為據，但憑己意解經，從而偏離儒家典籍原意，致使儒家經世致用本質不存。顧炎武（1613-1682）曰：「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，往往言心言性，而茫乎不得其解也。……以無本之人，而講空虛之學，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，而去之彌遠也。」²²故為一改此空疏學風，清初大儒提出「博證、求實、致用」的學術精神，希望後世學者，解讀經典文義，能尊重古訓與史實，以期恢復經書本來面貌，及儒家經世致用之道。在此思潮之下，一批學者，從文獻考證和辨偽的角度，對

¹⁹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 162。

²⁰ 清·王引之：《經義述聞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 年 1 月），頁 1。

²¹ 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95 年），頁 286。

²² 清·顧亭林：〈與友人論學書〉，《顧亭林詩文集》卷 3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 年），頁 94。

宋代易學之說提出質疑，展開漢宋之爭，至乾嘉時期，考據興盛，對《周易》經傳的研究起了重要的影響，漸漸走向復興漢易之路，其中代表人物為惠棟與張惠言（1761-1802）。²³惠棟作為清代漢學的奠基人，其所著《周易述》一書，即是依漢儒解經方式，逐句解釋《周易》經傳文。惠棟曾說：

五經出於屋壁，多古字古言，非經師不能辨；經之義存乎訓，識字審音，乃知其意。是故古訓不可改也，經師不可廢也。²⁴

惠棟明確提出「識字審音乃知其義」的尊漢主張，不是單純的復古傾向的表現，而是想要強調他對經義的取捨標準，是否合乎經書本義，則不難了解為何其解釋《周易》經傳文，重視逐句識字審音。由此可知，惠棟的易學，是對漢儒諸家易說的融會與貫通，已不是純粹的漢易，而進入了樸學易的範疇，對清代樸學易的發展有重要意義。²⁵惠棟弟子錢大昕傳承師學提出：「夫窮經者必通訓詁，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，後儒不知訓詁，欲以鄉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，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。漢之經師，其訓詁皆有家法，以其去聖人未遠。魏、晉以降，儒生好異求新，注解日多，而經益晦。」²⁶錢大昕專精於文字、音韻訓詁之學，作為兩人的弟子與再傳弟子，觀朱氏《六十四卦經解》一書，其釋各卦爻辭，便是遵從「識字審音」以訓其義，且廣泛援引《說文解字》、《廣韻》、《玉篇》、《爾雅》與《經典釋文》等書，作為補充說明。朱氏考據有信，故能言之有物，理據恰當，以下茲舉幾例：

²³ 朱伯崑認為，明清之際思想提出的「實學」，有兩層含義，一是對經典文意的理解，尊重古訓和史實，提倡考據學風，恢復經書的本來面貌；二是研究經書的目的在於經世致用，解決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，不是空談道德。……注重文字訓詁和文獻考證的經學受到王朝的重視，並流行起來，形成了以考據為中心的漢學。……惠棟作為清代漢學的奠基人，所著《周易述》，乃其解《易》的代表作，此書依漢儒諸家說，逐句解釋《周易》經傳文，自為注又自疏之。參閱朱伯崑：〈道學的終結和漢易的復興〉《易學哲學史》（臺北：藍燈出版社，1991年9月），頁336。

²⁴ 清·惠棟：〈九經古義述首〉，《松崖文鈔》，收錄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第1427冊，卷1，頁269。

²⁵ 惠棟的易學研究有兩大貢獻，第一是對漢代易學的恢復與保存，惠棟一本漢儒的治經傳統，以聲音訓詁為基礎，對《周易》經傳中的文字，嚴格按照古訓進行注疏，對漢儒諸家易說的恢復和保存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。第二，惠棟的易學，是對漢儒諸家易說的融會與貫通，已不是純粹的漢易，而進入了樸學易的範疇，對清代樸學易的發展有重要意義。參閱王壽南主編：〈惠棟的學術思想〉，《中國歷代思想家》第16冊（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9年），頁112-113。

²⁶ 參見清·錢大昕：〈左氏傳古注輯存序〉，《潛研堂文集》卷24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9年），頁217。又，〈經籍訓詁序〉亦曰：「有文字而後有詁訓，有詁訓而後有義理。詁訓者，義理之所由出，非別有義理出乎詁訓之外者也。漢儒說經，遵守家法詁訓傳箋，不失先民之旨。自晉代尚空虛，宋賢喜頓悟，笑學問為支離，棄注疏為糟粕，談經之家，師心自用。」清·錢大昕：《潛研堂文集》卷24，頁219。

一、於「識字」方面

如釋〈坤卦·卦辭〉：「元亨，利牝馬之貞。君子有攸往，先迷，後得主利。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，安貞吉。」其云：

坤，从土从申，陰起於午，至申三陰成也。土位在申，故坤位西南。古作「𡙇」，蓋假借川字為之。《歸藏》作爽或作與。²⁷

朱氏援引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《易》之卦也。从土从申。土位在申。」「坤」字源自於易卦卦名，因為坤為土，土位在申，因此名為坤，申大概在西南方的位置。又，古人使用文字，常借音同或音近之字作為替代，稱做假借字，常造成後世學者之誤讀，如果能參透假借字以明其本字，古文中的許多疑問則渙然冰釋，如果針對假借字強為之解釋，文義容易迂曲難通。如上文「𡙇」字原為「川」字，古人假借「川」字為「坤」造成後人識字之誤，故朱氏述明「川」為「坤」之假借，而非「坤」之本字。²⁸並補充「坤」字於上古之時與《歸藏》中所記錄之字形原狀。其次，釋〈坤·六四〉：「括囊，無咎，無譽。」六四居多懼之位，是非之地，此時當謹言慎行，如同將囊袋收束起來，緘口不妄言。雖無譽，若能無咎亦是甚吉。傳統宋學皆未說明「括、囊」之義，惠棟《周易述》先引虞翻之說，並作補充：「括，結也。謂泰反成否。坤為囊。艮為手。巽為繩。故括囊在外多咎。……艮為手。巽為繩。恆故為繩。以手持繩。括潔囊口。故曰括囊。」²⁹僅解釋「括」字。朱氏則曰：

括，結也。坤為布。小曰橐。大曰囊。無底曰橐，有底曰囊。見《漢書》注。《說文》有底曰囊，無底曰橐。考遍經傳，殆是通名。囊之口在中，兩頭著底，如今被囊。凡一頭著底者為直囊。四居中，如囊之口，陰柔節縮為括萬物囊括於地中，萬事囊括於心中。四在外多懼，此懷智苟容，以觀時變。³⁰

朱氏秉承前人之說「括，結也」，並且補充對「囊」字之解釋，引《詩經·大雅·公劉》：「迺裹餼糧，于橐于囊。」漢人毛亨傳：「小曰橐，大曰囊。」說明「囊」字為盛物的袋子。大稱囊，小稱橐。《漢書·王吉傳》注或稱「有無底面的曰橐，

²⁷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12。

²⁸ 王引之《經義述聞》亦對此假借之誤有所述明：「毛居正《六經正誤》曰：『𡙇字三畫作六段，象小成坤卦，𡙇古坤字，陸氏以為今字，誤矣。』鄭樵《六書略》曰：『坤卦之𡙇必縱寫而後成𡙇字。』引之謹案：《說文》：『坤，地也，易之卦也，從土從申，土位在申，是乾坤字正當作坤，其作𡙇者，乃是借用川字。』或許朱駿聲亦參考其說。清·王引之：《經義述聞》，頁3。

²⁹ 參閱陳睿宏：《漢易之風華再現——惠棟易學研究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6年2月），頁541。

³⁰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17。

有底面的曰囊。」然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卻稱「有底曰橐，無底曰囊。」經朱氏考遍經傳，發現殆是通名。由此可見其對文字訓詁著力甚深，亦可提供後學能更精確了解卦爻辭之義。又，釋〈坤·大象〉：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」曰：

豐按：勢，《說文》作「執」，種也。地之功在樹執，以厚德載物，故君子法之與天行字相對，王伯申訓天行為天道，以對地勢，恐非。³¹

此處依然先引《說文解字》對「勢」字之解，說明此坤之象與乾卦之象相對應，即「地勢」對「天行」。並且援引王伯申所訓之義，認為王說恐有不妥。然而，觀《六十四卦經解》全書，朱氏多次參考引用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所訓之說，或從字形字義，或從音訓，補充說明各卦爻辭之義，如文字釋義方面：

〈乾·用九文言〉：「乾元用九，乃見天則」援引王引之：「則，常也。〈震〉之「後有則」；〈同人〉「困而反則」；〈謙〉「不違則」；〈明夷〉「順以則、失則」，諸則字，皆同，非法則之謂。

〈蒙·大象〉曰：「山下出泉，蒙，君子以果行育德。」援引王引之：「坎為德行，艮以成之，果成也，育亦成也」。

〈需·九二〉：「需于沙，小有言，終吉。」象曰：「需于沙，衍在中也，雖小有言，以吉終也。」援引王念孫：「衍當是行之譌，與以中行也，行中之謂也，正同。」

〈小過·彖傳〉：「小過，小者過而亨也，過以利貞，與時行也。」援引王念孫：「小過，小者過而亨也。小過下當脫亨字。」

綜上所述，朱氏於文字訓詁方面，承襲漢儒典籍文獻運用之法，每字之下，常先引《說文》本訓，再引《爾雅》、《方言》等群書古注為證，亦多參乾嘉考據名家之本，以明各卦爻之義，如此才能觀經典原貌而得其經旨。

二、於「審音」部分

朱駿聲〈說文通訓定聲自序〉：

以字之體定一聲，以經之韻定衆聲，以通轉之理定正聲、變聲，三者皆從其朔而已。……部標十八，派以析而支以分；母列一千，聲為經而義為緯，將使讀古書者，應弦合節，無聾牙詰訕之疑；治經義者，討葉沿根，有掉臂游行之樂。³²

³¹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12。

³² 清·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年），頁7。

據此可知「以聲求義」，有俾於治經，故朱氏承襲漢易學家「音訓」之法，如釋〈井〉卦辭：「井，改邑不改井，无喪无得，往來井，井汔至，亦未繙井，羸其瓶，凶。」其云：

豐按：「繙」讀為「喬」，《說文》：滿有所出也。³³

朱氏除說明其讀音，並引《說文》解其字義。又如，釋〈大壯〉：「大壯，利貞。」其云：

《方言》曰：「凡艸木刺人，北燕、朝鮮之間謂之壯。」郭注云：「今淮南亦呼壯為傷。」豐按：「壯」讀為「臧」，善也。古無「藏」字，藏又有藏訓，故《雜卦傳》：「大壯則止」，不然物不可以終壯，故受之以晉，不可通矣。³⁴

傳統說法孔穎達（574-648）、程頤與鄭康成（127-200）皆釋「壯」為強盛之名。³⁵然而，虞翻（164-233）曰：「陽息，泰也。壯，傷也。」馬融曰：「壯，傷也。」此朱氏援引惠棟承襲虞翻之說法，認為「壯」之義應訓為「傷」，並補充說明其讀音「壯」讀為「臧」，陳睿宏認為惠氏「論證有據，仍可言之成理」。³⁶其次，朱氏於書中，亦多次引用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之說，如釋〈需〉卦辭：「有孚，光亨，貞吉，利涉大川。」對於「光」字之讀音與涵義，就有別於傳統之說，援引王引之曰：

光讀為「廣」，凡〈坤〉、〈泰〉、〈咸〉、〈渙〉之光大，〈謙〉之「尊而光」。
〈夬〉其「危乃光」，〈頤〉「上施光」。
〈屯〉、〈噬嗑〉、〈震〉、〈兌〉、〈晉〉、
〈夬〉、〈革〉之光，皆同。惟〈觀〉、〈未濟〉、〈大畜〉、〈履〉四卦之光，
訓「明」。³⁷

³³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 207。

³⁴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 147。

³⁵ 參見《周易正義》云：「壯者，強盛之名。以陽稱大，陽長既多，是大者盛壯，故曰大壯。」魏·王弼注，晉·韓康伯傳，唐·孔穎達等正義，清·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·周易正義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3 年），頁 86。《周易程傳》曰：「壯為進盛之義。遯者，陰長而陽遯也，大壯，陽之壯盛也。」參見黃忠天：《周易程傳注評》（高雄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，2007 年 9 月），頁 383。

³⁶ 惠棟云：「陽息泰成大壯。馬氏亦云：『壯，傷也。』《方言》曰：『凡草木刺人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策，或謂之壯。』郭璞註云：『今淮南亦呼壯為傷是也。』陽大陰小，故大謂四，以九居四為失位。五陰乘之，陰氣賊害，又體兌，兌為毀折，故名大壯。《太玄》準之以夷，夷亦傷也。四當升五，與五易位，則各得其正，故利貞也。」陳睿宏認為惠氏引《方言》、《太玄》等說，確定「壯」為「傷」義，並進一步以爻位的關係進行論述，「壯」之為「傷」，乃因陽爻失位，為陰所乘的「大」所引起，並且卦的內在隱現「折毀」之象，更顯其大傷之義，因此，惠氏這般訓詁，「論證有據，仍可言之成理。」參見陳睿宏：《漢易之風華再現——惠棟易學研究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6 年 2 月），頁 549。

³⁷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 27。《易·坤》：「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。」王引之曰：「引

參閱孔穎達、李鼎祚、程伊川之本³⁸，大多解釋「光亨」為「前途光明亨通」之義。朱駿聲則援引王引之之說，認為《周易》〈坤〉、〈泰〉、〈咸〉、〈渙〉等卦之「光」字，讀音應該讀作「廣」，且其字義應訓為「光大」，楊樹達亦云：「光與廣古音同，光當讀為廣，光大即廣大也。」³⁹此說與前人有所差異。觀〈需〉卦辭：「有孚，光亨，貞吉，利涉大川。」若從「光明」解釋，心誠則前途光明亨通，但若從「光大」的角度解釋，則可解釋為，人若心誠則磊落，不受罣礙拘束，不受慾望蒙蔽而智慧顯現，心胸坦蕩蕩，自然心境「寬廣無限」，前途亦是「光大」，此種解釋或無不可。⁴⁰其次，於「審音」部分尚有援引王氏父子數條如下：

〈需·上六〉：「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來，敬之終吉。」援引王念孫曰：「終吉下，當有也字，吉失為韻，唐石經已脫。」⁴¹

〈否·大象〉曰：「天地不交，否。君子以儉德辟難，不可榮以祿。」援引王引之曰：「榮讀為營，虞本是也，營惑也。」⁴²

〈漸·初六〉：「鴻漸于干，小子厲，有言，无咎。」〈漸·六二〉：「鴻漸于磐，飲食衎衎，吉。」援引王引之曰：「干，水涯也。磐讀為泮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做「般」，蓋借字。孟康注：水涯堆也。泮高於干，陸高於泮。」⁴³

〈豐·九三小象〉曰：「豐其沛，不可大事也。折其右肱，終不可用也。」援引王念孫曰：「用讀為以，與剝同。」⁴⁴

綜上所述，乾嘉時代，古音學的研究已很發達。錢大昕《說文答問》一書，以經典中的通假字來考證本字，段玉裁（1735-1815）建立的「同聲必同部」的理論及王念孫分古韻為二十一部的主張，對朱駿聲都有很大的影響。朱氏認為不明「六

之僅案《易》言，光者有二義，有訓為光輝者，觀六四『觀國之光』、未濟六五『君子之光』……有當訓為廣大者，光之為言猶廣也。〈大雅·皇矣〉、〈周頌·敬之〉傳及周語注，竝曰：『光，廣也』。〈堯典·光被四表〉，漢城陽靈臺碑，光作廣若從漢音或粵語的發音來看，「光」確實與「廣」同音。參見清·王引之：〈周易上〉，《經義述聞》卷1，頁9。

³⁸ 《周易正義》曰：「故能有信，光明亨通而貞吉也。」魏·王弼注，晉·韓康伯傳，唐·孔穎達等正義，清·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·周易正義》，頁32。李鼎祚引虞翻之說：「離日為光。四之五，得位正中，故光亨。」唐·李鼎祚：《周易集解》（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03年2月），頁126。《伊川易傳》曰：「有孚則光明，而能亨通、得貞正而吉也。」參見黃忠天：《周易程傳注評》，頁56。

³⁹ 楊樹達：《漢書窺管》卷6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55年7月），頁340。

⁴⁰ 參閱清初易學家李光地（1642-1718）《御纂周易折中》一書援引明儒林希元（1481-1565）曰：「凡人作事，其待也未必出於中誠，不免於急迫覬望之意，如此則懷抱不開，胸中許多暗昧抑塞，而不光明豁達，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。蓋遇事勢之未可為，即安於義命，從容以待機會，而不切切焉以厚覬望，則其待也，出於真實而非虛假矣。如此則心逸日休，胸襟灑落而無滯礙，不亦光明豁達乎？」參見清·李光地：《御纂周易折中》（臺北：真善美出版社，1971年6月），頁166。

⁴¹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30。

⁴²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56。

⁴³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230-232。

⁴⁴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241。

書」則無從識字，不知古韻則「六書」也無從通曉，且《說文解字》和《爾雅》都略於轉注、假借，因而段玉裁「同聲必同部」的理論與王念孫的古音學說，對於朱氏「識字審音」起了明確的影響。⁴⁵

肆、「由象明義」之釋《易》方式

對於解釋一卦之義，除了透過占辭，識字審音以知其義，亦可透過卦爻之象明其義。朱氏承襲漢易學家「由象明其義」的釋《易》之法。《周易·繫辭傳》曰：「天垂象，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，見吉凶」故「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而明吉凶」，可知《易》以「象」顯其「意」，以示其吉凶。漢代《易》學發展，注重對「象數」的研究，著重以「象」明其「理」，尤其是東漢虞翻對幾乎無處不言卦象，可謂集兩漢《易》家用象之大成。⁴⁶然而虞翻的象數之學，多有牽強附會之處，陳睿宏先生認為：「無論是月體納甲或是逸象之說，皆有過度的象外生象，數外生數，導致令人有牽強附會、於理不合的感受。」⁴⁷不過，惠棟與朱駿聲還是承襲虞翻之說，並試圖透過考證之法，以正確的角度以「象」釋《易》，並提出須注意之處，如一爻之中，或有數象，各有其義，不可強合。朱氏在〈易例〉中云：

說易，先要分別一爻中，有爻象，有占詞，不可牽混亂講。

蒙九二取象三：師也、夫也、子也，可見易之不可為典要。一爻中有數象，不必強合。

象，像也。取其法象卦爻之德，凡象辭有實象，有假象。⁴⁸

〈蒙·九二〉：「包蒙吉，納婦吉，子克家。」由爻象可知，共有三義，師也、夫也、子也。由「師」言之，九二陽居陰位，剛而能柔，有剛明之才，上與六五之君相應，克濟其君之事，下則能包容蒙昧者而教養之，故朱氏云「坤為含弘，有

⁴⁵ 參閱周穀城：《中國學術名著提要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7月），頁287。

⁴⁶ 綜觀虞翻諸種象例，約有「互體之象」、「納甲之象」、「旁通之象」、「反卦之象」、「兩象易」、「半象」、「權象」等用象方式，甚至為補《說卦傳》之不足，出現前所未有的「逸象」，其數量竟達到1287例之多，見方申《虞氏逸象彙編》，這些均足以展現虞翻《易》至為突出的用象特徵。參見張善文主編：《周易漫談》（臺北：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2004年7月），頁178-179。

⁴⁷ 無論是月體納甲或是逸象之說，皆有過度的象外生象，數外生數，導致令人有牽強附會、於理不合的感受，使其發展自限、萎頓，終於被冷落，使人望之怯步。惠棟考所虞氏之學，試圖重新建構與修補這被長期冷落與殘缺的光榮歷史，重返漢學榮耀，以考證的方法出發，尋找較具科學性的意義，如論其逸象，以虞氏皆有所本，非妄自造作，並以兩漢天文曆法知識作為相驗的對象，並同時糾正後人的誤解。參見陳睿宏，《漢易之風華再現——惠棟易學研究》，頁271。

⁴⁸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1。

教無類之義」。其次，由「夫」言之，九二為夫，六五為婦，一唱一和陰陽相應曰吉，故朱氏云「震剛為夫，伏巽為婦。二以剛接柔，故納婦吉」。由「子」言之，朱氏曰：「二為大夫，大夫稱家，又艮為門庭，家象」⁴⁹，故以家言之，五為父也，二為子也。二能主蒙之功，乃人子能承擔家業，並發揚光大，即為「子克家」之義。

其次，傳統易學家以象解經，大多參考《說卦傳》所列之象，然而虞翻卻自行創造《說卦傳》以外的八卦取象，陳睿宏認為：「《說卦》、《彖傳》與《大象》等，這些卦象，並無法滿足兩漢象數易學鼎盛的易學家解說易卦的需求，因此，不斷地推演與增益新的卦象，通稱『逸象』。東漢虞翻易學，其闡釋卦義，特別喜用逸象，成為虞翻易學的重要特色。……真正研究彙編虞翻逸象較為詳細而有規模者，以惠棟為先。」⁵⁰ 朱氏以象解經同樣承襲虞翻與惠棟取「逸象」解經之法，然而，釋〈井·初六〉：「井泥不食，舊井无禽。」，其說卻與前賢大相逕庭，亦不同於傳統易學家之說法，其云：

初在井之下稱泥，巽又為臭。兌為口，初爻不比，故不食。初象廢井，人所不食，禽所不居。禽，川禽，謂魚也。此託紂之穢政不可以養民也。舊井，謂殷之未喪師也。亦皆清潔，无水禽之穢，又況泥土乎？……又五祀門、戶、中雷、井、灶，冬祀井。《白虎通》云：「井以魚」，魚為川禽，廢井不食，亦不祀也。又兌為澤，離為鳥。鳥集於澤，不集於井，四不應初之象也，故「無禽」。《難經》：「井屬東方春，井水生木，木主春，諸物莫不以春生。」井巽為魚，魚者，井中蟲蛭，即初之禽，二之鮒。⁵¹

以卦象言之，上卦為坎水，下卦巽為木，故有以木器入於下，成汲水之象，故稱之為井。初六居井卦之最下，上與六四逆應無援，有如年久失修，充滿汙泥之廢井。水養萬物亦為民生所必須，故民眾生活之處必有井，如今井底被汙泥淤塞，難以出泉，故「人所不食，禽所不居。」關於「禽」字，歷代易學家普遍解釋為「禽鳥」，如程頤、朱熹、來知德等人，認為如此之廢井，不但人所不食，連禽鳥亦莫之顧。⁵² 至於朱氏最常承襲其說之虞翻與惠棟亦認為「禽」當訓為「鳥禽」之類，然而為何「無禽」之說，則有所不同。虞翻認為巽為「木果」，惠棟引《孟子》之說作為補充，認為井之旁有果樹，故容易招來禽鳥食之，如今此井已廢，淤泥積塞無水，果木不生，則鳥禽亦不再來。⁵³ 朱氏亦認同「初象廢井，

⁴⁹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 26。

⁵⁰ 參見 陳睿宏：《漢易之風華再現——惠棟易學研究》，頁 273。

⁵¹ 清·朱駿聲：《六十四卦經解》，頁 208。

⁵² 程頤曰：「舊廢之井，人既不食，水不復上，則禽鳥亦不復往矣。」朱熹云：「蓋井不泉而泥，則人所不食，而禽鳥亦莫之顧也。」來知德云：「巽深入，禽高飛之物，安得深入于井中，故恒井二卦，皆曰无禽。」

⁵³ 虞翻曰：「食，用也。初下稱泥。巽為『木果』，无噬嗑食象。下而多泥，故不食也。」惠棟《周易述》補述虞翻之說曰：「古者井樹木果。故《孟子》：『井上有李，禽來食之。』故云：

人所不食，禽所不居。」然而，「禽」當如何訓之？其說法與前人迥異！朱氏曰：「禽，川禽，謂魚也。」其說法源自於三，其一、援引虞翻逸象之說，巽為「魚」。其二、援引干寶之說：「舊井，无水禽之穢，又況泥土乎！故舊井无禽矣。」其三、參酌清代易學家惠士奇《易說》釋此爻之說法，惠士奇舉《白虎通》中有關祭祀方面之記載，認為五祀之中，「井」之祭品為「魚」，故認為井中之川禽應為魚。又從卦象的角度解釋，兌為澤，離為鳥，禽鳥大多棲息於水澤，而不集於井，故此爻所謂之「禽」，應不是「鳥禽」之類。此外，又引《難經》之說，「所出為井，井者，東方春也，萬物之始生，故言所出為井也……諸跂行喘息，蜎飛蠕動，當生之物，莫不以春生。」⁵⁴說明春天萬物萌生，皆仰賴於井，即需要水源。井中有水，生物開始孳生，「井巽為魚，魚者，井中蟲蜎，即初之禽，二之鮒。」井中蟲蜎當為井中之浮游生物，《爾雅·釋魚》蜎，蠅，將其歸類在「魚」之類。故〈井·初六〉：「井泥不食，舊井无禽。」說明此時井中淤泥積塞無水，故連浮游生物皆無法存活，至〈井·九二〉：「井谷射鮒，甕敝漏。」井卻中已有清泉湧出，雖無法大量提供百姓汲水飲用，卻足以使井底浮游生物存活，所謂「鮒」級魚之一種。綜上所述，朱氏援引三者說法，雖與傳統易學家之說相左，卻可看出其說皆有憑據，絕非泛泛空言。

伍、結論

朱駿聲博通經史，於學無所不窺，為清代著名訓詁大家，雖以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一書聞名於後世，然其對《易》學之探究，亦有獨到之見解與貢獻。朱氏受到師友與學術環境之影響，注《易》以漢《易》為主，卻不泥古，「綜核漢、宋以來各家之《易》說」，歸納漢、宋學的差異，取其優而汰其劣，完成《六十四

『巽為木果。』初不應四，故不食，初本乾也，故乾為舊，在下無應，四不汲初，故舊井無禽。井壞不治，故無木果樹于側，亦無禽鳥來也。若四來脩初，旁植樹果，禽鳥來食矣。此兼虞義，尋井與噬嗑旁通。噬嗑，食也。」參見清·惠棟：《周易述》，頁168。

⁵⁴ 清·惠士奇《說易》：「初象廢井，人所不食，亦无人祀之者也。五祀，門、戶、中霤、井、竈。《白虎通》云：『戶以羊、竈以雉、中霤以豚、門以犬、井以魚，魚為川禽，故稱禽。《易林》井之繇曰：『老河空虛，舊井無魚，廢井無人祀之，故无魚，言不食者，亦不祭也。』……井互兌離，兌為澤，離為鳥，鳥集於澤，不集於井，故井无禽，四不應初之象也。一說，井者，東方春，諸跂行喘息，蜎飛蠕動，當生之物，莫不以春生，歲始春，日始甲，故以井為始焉。井巽為魚，魚者井中蟲蜎，即初之禽，二之鮒，井二射鮒。」參見《景印四庫全書》，第47冊，卷5，頁735-736。《白虎通德論》曰：「五祀者，何謂也？謂門、戶、井、灶、中霤也。所以祭何？人之所處出入、所飲食，故為神而祭之。何以知五祀謂門、戶、井、灶、中霤也？……祭五祀，天子、諸侯以牛，卿、大夫以羊，因四時祭牲也。一說：戶以羊，灶以雞，中霤以豚，門以犬，井以豕。或曰：中霤用牛，餘不得用豚，井以魚。」參見漢·班固：《白虎通德論》卷1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頁35-37。《難經·藏府井俞·六十三難》曰：「《十變》言，五藏六府榮合，皆以井為始者，何也？然：井者，東方春也，萬物之始生。諸跂行喘息，蜎飛蠕動，當生之物，莫不以春而生。故歲數始於春，日數始於甲，故以井為始也。」參見周·秦越人：《難經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1年10月），頁326-327。

卦經解》一書，誠為清代《易》學之佳構。透過對此書之探究，亦可一窺朱氏治《易》之法兼容並蓄，除釋《易》善用互卦錯綜、爻辰曆算，歸納分析諸卦爻之間關聯，以明《易》理，卻又不陷於漢末陰陽災異讖緯之學。其次，未免釋《易》流於空疏，不足闡明易道幽微之效，故徵引史事，解釋諸卦爻辭，並旁徵「古今占《易》徵驗」，使《易》理愈顯而可據。

然而，朱氏身為訓詁大家，自當輔以訓詁釋《易》，其承襲前人虞翻、惠棟「識字審音」與「由象明義」之法，並能參酌當代訓詁大家王念孫與王引之的看法，發揮乾嘉考據學之精神，目的即在於還原經書原意，闡明書中旨趣。賴貴三先生認為，朱氏為何要如此不厭其煩的考訂，其目的就是讓《周易》經傳文字得到正確解釋，所以視明字義、辨假借、正句讀、校誤字、勘衍漏、定語序為要務，能觀經典原貌才能得其經旨。所以說要確實掌握經義，必須先從考證著手。深厚的治學根基，讓朱氏能確實掌握材料，論述自己的思想，「講述不空泛，所言皆有據」⁵⁵。汪學群先生亦認為，朱駿聲解《易》注重聲音訓詁，每解一卦之前，先對卦名進行考證，以此說明卦名由來。可以說他對《周易》義理的闡釋是以訓詁為前提的，因此在思想發揮方面是有堅實的基礎的，而非泛泛地空發議論。⁵⁶

⁵⁵ 參見賴貴三先生：〈清儒朱駿聲《六十四卦經解》稿本與刊行本比較探析〉，《第五屆國際暨第十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——文化越界論文集》（高雄：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，2009年6月），頁20。

⁵⁶ 汪學群：《清代中期易學》，頁195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古籍

- 周·秦越人（1981）。《難經》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漢·班固（1985）。《白虎通德論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魏·王弼注，晉·韓康伯傳，唐·孔穎達等正義，清·阮元校勘（1993）。《周易正義》。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。
- 唐·李鼎祚（2003）。《周易集解》。北京：九州出版社。
- 清·顧亭林（1979）。《顧亭林詩文集》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清·李光地（1971）。《御纂周易折中》。臺北：真善美出版社。
- 清·惠棟（1989）。《周易述》。天津：古籍書店。
- （1995）。《松崖文鈔》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清·錢大昕（1979）。《潛研堂文集》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清·王引之（1979）。《經義述聞》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清·朱駿聲（1970）。《索引本說文通訓定聲》。臺北：京華書局。
- （1984）。《說文通訓定聲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（1989）。《傳經室文集》。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。
- （2009）。《六十四卦經解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清·皮錫瑞（1983）。《經學歷史》。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。

二、中文書目

- 王紀錄（2004）。《錢大昕的史學思想》。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。
- 王壽南主編（1999）。《中國歷代思想家》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- 朱伯崑（1991）。《易學哲學史》。臺北：藍燈出版社。
- 汪學群（2009）。《清代中期易學》。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。
- 周穀城（1992）。《中國學術名著提要》。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。
- 張善文主編（2004）。《周易漫談》。臺北：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。
- 梁啟超（1995）。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。臺北：里仁書局。
- 陳睿宏（2006）。《漢易之風華再現——惠棟易學研究》。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。
- （2009）。〈李道平《周易集解纂疏》的爻位「當」、「應」觀析論〉，《政大中文學報》，12: 123-124。
- 黃忠天（2007）。《周易程傳注評》。高雄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。
- 楊樹達（1955）。《漢書窺管》。北京：科學出版社。
- 劉一奇（2016）。〈論朱駿聲六十四卦經解的治易特色〉，《綏化學院學報》，36, 12: 102-105。
- 賴貴三（2007）。《易學思想與時代易學論文集》。臺北：文津出版社。

——（2009）。〈清儒朱駿聲《六十四卦經解》稿本與刊行本比較探析〉，《第五屆國際暨第十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——文化越界論文集》，頁 20。高雄：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。

錢穆（1980）。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》。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。

鍾哲宇（2015）。〈清代至近代《說文》學之轉向：論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學術地位之變化〉，《東吳中文學報》，30: 269-291。

羅卓文（2008）。〈朱駿聲及其《六十四卦經解》述要〉，《通識教育學報》，14: 33-61。

Study of Interpretation of *I Ching* in Zhu Jun Sheng's Work

Chun-Kuei Chiu¹

Abstract

Zhu Jun shen (1788-1858) is a well-known scholar of words in classic text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has mostly focused on his *Shuowen Tongxun Dingsheng*. However, people rarely explored his abundant works o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. In his *The Interpretation to Classics of Sixty-Four Guas*, “he generalized the study of *I Ching* of different schools since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”. His interpretation of *I Ching* was based on argumentation or image as well as the predecessors’ wisdom and he developed personal perspective as the model of work on *I Ching* in the Qing Dynasty. In his books, the interpretation of *I Ching* is diverse, such as the reference of different classics,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 of divinatory symbols by historic materials or images. However, Zhu was a master of words and the study of phonetics and classic texts. Thus,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is interpretation of *I Ching* by “recognition of words and examination of phonetics” and “interpretation by images”.

Keywords: Zhu Junsheng's, "The Interpretation to Classics of Sixty-Four Guas", Literacy, By Xiang Mingyi ,Ch'ien-lung and Chia-ch'ing Zhouyi

¹ Adjunct Lecturer, College of Liberal Education, Shu-Te University
Corresponding Author: Chun-Kuei Chiu, E-mail: ncyu0305@gmail.com
Received: 2018/09/24; Accepted: 2019/04/10